

经科人文译丛

Tolstoy on War

托尔斯泰论战争

[美] 里克·麦克皮克

[加] 多纳·塔辛·奥文 编著

马特 译

《战争与和平》研究最独到的视角、最广泛的方法、最崭新的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推荐并作序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经科人文译丛

Tolstoy on War

托尔斯泰论战争

[美] 里克·麦克皮克 [加] 多纳·塔辛·奥文 编著
马 特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托尔斯泰论战争 / (美) 麦克皮克, (加) 奥文编著;
马特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5141 - 3229 - 8

I. ①托… II. ①麦… ②奥… ③马… III. ①托尔斯
泰, L. N. (1828 ~ 1910) - 小说研究 IV. ①I512.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6582 号

策划编辑: 李文彧

责任编辑: 张 力 李文彧

责任印制: 王世伟

托尔斯泰论战争

[美] 里克·麦克皮克 [加] 多纳·塔辛·奥文 编著
马特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辑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37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7.75 印张 235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3229 - 8 定价: 4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65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推荐序



列夫·托尔斯泰是我喜爱的一位俄国作家，我曾经阅读过他的大量著述和许多相关的评论，也曾就托尔斯泰及其著作撰写过一些文字，包括《战争与和平》的叙事艺术。因此，当编辑将《托尔斯泰论战争——〈战争与和平〉的叙事艺术与历史真实》这本论文集推荐给我时，我是很感兴趣的。

在我看来，每个优秀的作家都有适于施展自己才华的艺术天地。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最契合他的创作个性的无疑是长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高尔基有个生动的比喻：“托尔斯泰倘使是一尾鱼，他一定是在大洋里面游泳，绝不会游进内海。”^①托尔斯泰本人也认为：“史诗的体裁对我是最合适的。”^②尽管托尔斯泰完成的长篇作品不多，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着一种内在的宏伟构想，特别是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更是超群出众，具有独特的审美风貌。

如果说长篇叙事艺术在19世纪已从源头的涓涓细流汇成了滔滔大江的话，那么在托尔斯泰那里，它便显示出了大海般恢弘开

^① 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见《文学写照》，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页。

^② 拉克申：《列夫·托尔斯泰》，见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7卷，莫斯科1972年版，第553页。





阔的美。托尔斯泰长篇崭新的艺术面貌是与生活结构剧烈变动和长篇艺术走向成熟联系在一起，同时它又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认识和艺术概括的结晶。作为一个在时代生活的激波巨浪中紧张探索，并把自己的精神血肉深深地融入作品的艺术家，托尔斯泰是极富个性的。

托尔斯泰曾把自己的长篇称为“广阔而不受拘束”的小说，“这种长篇小说，凡是我能够从新颖的、独特的、于人们有益的方面所深透理解的东西，都可以毫不勉强地放得进去”。^① 这里的“广阔而不受拘束”并非是“松散而庞杂”的同义词。作家对长篇的艺术规律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艺术作品中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象焦点一样的，能把所有的光聚集于这一点或者从这一点放射出去的东西”；^② 此外就是布局，“一旦布局正确了，那么所有不必要的、累赘的东西自然而然会一概消失掉，一切都会以巨大的明晰度显现出来”。^③ 《战争与和平》正是体现了作家的这种自觉意识。

《战争与和平》无疑是一部具有史诗风范的作品。这部作品刚问世时人们曾惊诧不已：这算是什么类型的作品？既有史诗式的冷静叙述，又有雄辩家般的慷慨陈辞；既有抒情性很浓的风习素描，又有思辨性极强的政论插笔。看惯理查生家庭小说的读者大呼看不懂这部作品，它简直不能算是小说！熟悉司各特的历史小说的读者也颇多怨言，它根本不遵循已有的诗学规范，竟把史诗、历史小说和编年史三种东西揉合在一起。然而，恰恰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作家鲜明的艺术个性。

和同时代的长篇不同，《战争与和平》中的生活画面往往是以囊括一个历史时期的巨大而完整的形态出现的，作者的艺术笔触

① 托尔斯泰：《致鲁萨诺夫》，见《托尔斯泰全集》第64卷，莫斯科1953年版，第235页。

② 转引自《艺术家托尔斯泰》，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版，第314页。

③ 托尔斯泰：《致费特》（1878年9月5日），见《托尔斯泰全集》第62卷，莫斯科1953年版，第441页。

伸向了19世纪俄国广阔的生活领域，“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应有尽有”。^①它不仅再现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而且为人物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例如，我们在如此多样的生活舞台上看到了彼埃尔：宫廷女官舍雷尔的沙龙、阿纳托尔闹事的房间、别祖霍夫伯爵临终的病榻旁、松林中的决斗场、共济会的暗室、鲍罗金诺战役前线、火光熊熊的莫斯科、法军的战俘营、未来的十二党人的秘密团体……生活内涵的丰富使人物形象格外地丰满起来，而人物的广泛活动也有力地拓宽了长篇表现生活的幅度。

托尔斯泰的敏锐，他的感知力和探索精神，使他在捕捉新的生活现象上确实远远超过了一般作家。但是，驳杂的生活现象在托尔斯泰那里并不是无节制的铺陈和简单的罗列。在那涵盖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广阔画面中包含着作家严格的审美选择，大如历史进程、民族存亡、战争风云、制度变革，小至家族盛衰、乡村习俗、节庆喜宴、个人悲欢，都纳入了统一的艺术结构之中，从而也才有小说既宏伟开放又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小说围绕着“四大家族”中主要成员的活动展开了多条情节线索。为了使宏大的生活画面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作者采用了由“人民思想”凝聚、中心主人公对应发展的结构布局。安德烈和彼埃尔的探索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但是两人的生活道路却以鲜明的对应方式贯穿全篇，而两条对应线又多次叠合。小说中女主人公娜达莎与对应双方的关系则使她成为两个人物性格和思想发展的主要参照

^① 斯特拉霍夫：《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战争与和平〉第五、六卷》，见《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物。小说中，浊浪排空的战争场面与平波似镜的和平场面交替出现，布局上张弛相间，疏密适度。

佛斯特认为：音乐“在它的终极表达中为小说提供了一种美的形态”，“当交响乐奏完，而我们却感到那些组成交响乐的音符曲调已经获得了解放，它们在整体的节奏中已找到了它们个人的自由。小说能不能也这样呢？《战争与和平》不是也曾经给我们这种感觉吗？……当我们阅读时，我们难道感觉不出管弦的宏伟音响在我们的身后冉冉响起？而读完全书之后，书中的林林总总甚至包括那些战策的目录不是象已获得一种比当时实际情况所能允许的更伟大的存在吗？”确实，《战争与和平》正是以其开放、力度和整体原则为小说的艺术结构，为生活的“宏伟音响”“提供了一种美的形态”。^①

正因为这样，托尔斯泰和他的长篇巨著才深深地吸引住了各国读者注视的目光。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就作品被译成外文的总数而言，托尔斯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高居各国作家之首。据美国媒体“125位英美名作家评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统计，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分列“19世纪最佳作品”的第一和第三位，而在“得分最多的作家”中托尔斯泰位居榜首。在中国，托尔斯泰也是最早为人们所了解并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的少数外国作家之一。也正因为这样，从《战争与和平》问世至今的一个半世纪里，世间关于它的阐释层出不穷，小说的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托尔斯泰论战争》这本书里再次得到了印证。

在美国的西点军校讨论这部小说，当然会有一个特殊的语境，这一点从该书的编者里克·麦克皮克放在书尾的《〈战争与和平〉在西点军校》一文中可以清晰看到。不过，更值得重视的是另一位编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多纳·塔辛·奥文教授撰写的序言。

^① 佛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

奥尔文教授在文中开宗明言，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就对战争与历史的思考而言，《战争与和平》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作为现代俄国的开国史诗和对战争与历史的沉思”，它是“迄今为止人们阅读得最多、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小说中“虚拟家庭的生活与历史真实事件及其参与者相互交织在一起，达到了小说创作中从未企及的高度”。二是在反恐战争的环境下，《战争与和平》有着无可替代的现实价值。小说中“人类自由的必要性，历史及其参与者被操控，这二者之间的张力在战争时期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展现”，人们在战争时期（如二战时期）会对这部作品产生更强烈的兴趣，而当今“在长期反恐战争的环境下，这种情况也在持续”。三是从战争视角切入《战争与和平》，必须多学科地介入。“托尔斯泰小说中的议题极为复杂，无法在单一学科领域内获取令人满意的理解。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可以囊括战争。本书中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如文学批评学、历史学、社会科学以及哲学等学科”。四是文集的着力点是研究方法的多样，而非观点的一致。文集对“何为重要”甚至“何为真实”不持统一的意见，文集内“不会存在独白式或单一学科领域内的一致和统一”，它的“主要着力点在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奥尔文教授对文集的各篇（各章）做了概要的介绍。

这本由多人撰写的文集涉及不少领域，材料也很丰富，达到了颇高的研究水准。对于文集中的各种分析和观点，见仁见智，人们自然可以持不同见解，但是其中一些独到的视角是我们难以从以往的评论著作中见到的，它能够给人以启迪。因此，我对译者和出版社能在第一时间推出这部文集表示敬意。

陈建华

2013年春於沪上西郊夏州花园





陈建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外文所所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外国文学学科组成员、上海作协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著作有《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阅读俄罗斯》、《转型中的俄罗斯文化》等20余种。



目 录 CONTENTS



- 序 言 多纳·塔辛·奥文 / 1
- 第 一 章 托尔斯泰笔下的战争、俄国及帝国 / 15
多米尼克·列文
- 第 二 章 《战争与和平》对历史资料的应用 / 32
丹·昂古利耶诺
- 第 三 章 1812 年的莫斯科：神话与现实 / 54
亚历山大·M·马丁
- 第 四 章 战争中的法国人：论《战争与和平》
对敌军的再现 / 76
艾伦·福勒斯特
- 第 五 章 引言的盛宴：《战争与和平》中的机智表达及
其他简短文学类型 / 95
加里·索尔·莫森
- 第 六 章 论《战争与和平》中的伟人 / 111
杰夫·勒夫





- 第七章 军事视角下的《战争与和平》 / 128
多纳·塔辛·奥文
- 第八章 托尔斯泰与克劳塞维茨：作为战争缩影的决斗 / 147
里克·麦克皮克
- 第九章 战争的可怕诗学：托尔斯泰笔下的博罗季诺 / 163
多纳·塔辛·奥文
- 第十章 克劳塞维茨与托尔斯泰：战争的辩证法 / 185
安德里亚斯·海尔伯格-罗特
- 第十一章 论《战争与和平》的反抗性 / 210
伊丽莎白·D·萨梅特
- 第十二章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学家的托尔斯泰 / 231
大卫·A·韦尔奇
- 《战争与和平》在西点军校 / 251
里克·麦克皮克
- 参考文献 / 259



序 言 PREFACE



多纳·塔辛·奥文

2012年是拿破仑命运性入侵俄国以及博罗季诺战役200周年纪念。本书谨以一系列探讨列夫·托尔斯泰的史诗性小说《战争与和平》(1865~1869年)的论文对此进行纪念。《战争与和平》的背景设定在1805~1820年的时间段内,讲述了1812年俄法两国之间的争斗。作为现代俄国的开国史诗和对战争与历史的沉思,《战争与和平》是迄今为止人们阅读得最多、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欧内斯特·海明威、瓦西里·格罗斯曼和维克拉姆·塞斯即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承认受到《战争与和平》影响的众多散文家中的三位。在《战争与和平》中,五个虚拟家庭的生活与历史真实事件及其参与者相互交织在一起,达到了小说创作中从未企及的高度。小说中的任何一条线索都不是其他线索的附属:虚构的人物不仅仅是各种历史类型,历史也不单纯是小说的背景。原本只能在小说叙事中得以想象的个体进入了历史视野,尽管个体与宏大历史趋势之间的差距并未完全消失,但仅在事后才为人所见。

这部小说的深刻性源自于矛盾,并且因为太过真实而无法解决:这也是这部小说难以被归类的原因。小说的叙事既彰显了人类自由的必要性,也矛盾地展现了历史及其参与者是如何必然被操控的;小说中不同位置的插叙对这些根本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



却并未阐释二者如何能够共存。二者之间的张力在战争时期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展现，在那段时期内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兴趣有所增强也并非偶然。这种情况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过，在当今暂且称之为长期反恐战争的环境下，这种情况也在持续¹。

《托尔斯泰论战争：〈战争与和平〉中的叙事艺术与历史真实》也是这种情势之下的产物。2010年4月，一批学者聚集在美国西点军校探讨托尔斯泰的伟大小说。他们在主要由学员及教师组成的听众面前发言并进行辩论，这些听众有的是军人，有些则不是。当这些研究过这部小说的学员们就自己所从事的危险的、理想的职业进行激烈讨论时，托尔斯泰对战争的展现便显露出真实的紧迫性。对于习惯于嘲讽地对待战争这个主题或将其看做更接近于自己或学生的个人经验的比喻的教授们来说，这可谓一次学习。我的合编者里克·麦克皮克上校在本书末章就学员们的回应作了报告。

《托尔斯泰论战争》这本书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即托尔斯泰小说中的议题极为复杂，无法在单一学科领域内获取令人满意的理解。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可以囊括战争。本书中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如文学批评学、历史学、社会科学以及哲学等学科并不一定对“何为重要”甚至“何为真实”持有统一的意见；因此，由本质所定，在本论文集内不会存在独白式或单一学科领域内的一致和统一。本书的主要着力点在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这本文集想要提供的并非对《战争与和平》的单一的统一解读，而作者们也并非一定是关注彼此间的相异之处。与之相反，这次辩论应当像在西点军校时那样，出现于读者的脑海里，或者发生在不同的读者之间。正如我下面要讲的那样，托尔斯泰有意让《战争与和平》超越传统的创作形式，因此，我们可以并且应当使用来自不同学科的标准来衡量这部小说。尽管这部书在超越其自身范围的地方存有瑕疵，但依然是颇有建树的。我们希望本文集可以促进《战争与和平》在多学科课堂和研讨小组中的使用。

作为文学的《战争与和平》

在《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1868年）一文中，作者本人曾说，《战争与和平》“不是一部小说，也不是一首长诗（poema），更不是一部编年体史书”²。作为现实主义者，或许托尔斯泰想尽可能否认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文学形态（a literary shape），但是《战争与和平》的确如此，而他本人也清楚这一点。实际上，尽管作者本人否认，《战争与和平》形式上的独特性以及针对不同文学类型的应用使其成为俄国小说中的精品，或许堪称最杰出的典范。小说的俄式风格源自19世纪的黑格尔文化。在努力建立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民族的过程中，俄国思想家们宣称他们正如黑格尔所定义的那样，站在了历史的顶点。在这种自我概念中，他们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即是理解并综合了一切呈现在其面前的事物。托尔斯泰的伟大著作不可思议地达成了这份雄心壮志，并确立了在俄国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地位。

托尔斯泰宣称自己的作品并不属于小说、长诗（史诗）和编年体史书这三种文学类型，而他的小说恰是对以上三种文学类型的整合和超越。虽然这三种文学类型在作品中是最为重要的，但它们并未决定作品的最终形态。这部小说既包含这三种文学类型线索，也有与之相互交织的其他次要的文学类型。

在《几句话》一文中，托尔斯泰将《战争与和平》一书中的决定性角色归结至“作者”身上。他告诉那些被自己的旷世杰作所困惑的当代读者们，若要理解这部小说，只能将其看做“作者想要并且能够以现行表达方式进行表达的内容”。显然，在小说中有一位权威的叙述者声音响亮而清晰地进行言说。《战争与和平》由小说叙事部分以及对叙事部分的点评组成，点评内容则囊括了内嵌准则、历史插叙，以及长篇的哲学论文。托尔斯泰本人并不确定后者是否也属于这部书。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托尔斯泰在





对小说中重要文学类型进行总结时对这些论文缄口不谈，以及为何他在小说的1873年版中将其中一部分移至附录之中。虽然如此，他随后又将其恢复至主要文本中，并至今保留在小说的权威版本内。托尔斯泰对于这些离题插叙的不安告诉我们，他认为自己——作者——不是一位散文家，而是一名艺术家；他所创作的文本是文学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托尔斯泰深知作为小说作者，将读者限定在自己所建构的世界中并不打破这个魔咒是十分重要的，他担心太多公开的哲学化论述即会导致这样的后果。作者告诉我们，他有话要说，但他似乎不得不在这些对自身有所限制的艺术规则内行事。批评家鲍里斯·艾亨鲍姆（Boris Eikhenbaum）曾将托尔斯泰解读为某种形式上的编年史家。在中世纪编年史中，有公开评论自己所编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者，艾肯鲍恩用极有说服力的论述指出，《战争与和平》中的叙事性点评带有从俄国编年史中借鉴而来的形式和主题的痕迹³。如果说，托尔斯泰笔下的作者式叙述者的确对中世纪编年史有所借鉴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谨记，编年史家所呈现的是一种笼统而全面的视角，而不是个人的观点。在最宏大之处，《战争与和平》中的叙述者化身为一位黑格尔式的超验主义者，将拿破仑战争归结为“天意”。这是一位采用基督徒视角看待世界历史的中世纪编年史家的现代版本。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战争与和平》中的叙述者等同于小说作者本人：即使叙述者不容置疑的口吻也并未齐整地总结这部作品。因此，自小说初次面世以来，书中不同线索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批评家研究的对象。在本文集中，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作者展现了如何基于个人的关注点，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对这部小说进行解读。

作为历史的《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论战争》的前四章探索了小说中的历史。在第一章《托尔斯泰笔下的战争、俄国及帝国》中，多米尼克·列文承认了

《战争与和平》的巨大影响，并将其归功于小说的内在价值——尤其是对俄国士兵心理世界的描绘——以及小说书写神话的能力。作为一部国家神话，小说告知俄国读者的是他们原本即最想听到并持续至今的内容。因此在列文的解读中，《战争与和平》是糟糕的历史，它对后代读者的自我认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制造了随后的历史。

在撰写《战争与和平》时，托尔斯泰作了大量的历史调查。这本身并不能否定列文所宣称的关于托尔斯泰扭曲历史记录的说法，而是使我们能够从另外一个更加肯定的角度看待托尔斯泰对历史的应用。当托尔斯泰对战争当事人的塑造遭到1812年的老兵和军事史专家批评时，他在《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一文中反驳称，小说中的描述与他自己所发掘到的历史数据相符（PSS 16: 13）。丹·昂古利耶诺在第二章《〈战争与和平〉对历史资料的应用》中进行的调查证实了托尔斯泰的这种说法。根据丹·昂古利耶诺的研究，托尔斯泰在书中极少对历史事实进行修改，即使进行少量修改也是在不重要之处或并非出于本意所为。浪漫主义作家——如尼古拉·果戈理在《战国群雄》中——对历史事实的应用可谓草率而不严谨，与之相对，身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托尔斯泰尽力遵循他所能接触到的历史记录。然而，托尔斯泰并不将历史放在第一位，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对难以计数的史料进行处理”。昂古利耶诺还指出：“托尔斯泰像学者一样对待史料，但他是一位所用批评方法被艺术工具所丰富的学者。”昂古利耶诺（以及托尔斯泰）将历史学家与学者二者等同看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年）就历史本身建立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准则。尽管托尔斯泰有关战争的史料并不全是实证性的，他在《几句话》一文中清晰区分历史学和文学的不同使命时，也许脑海中主要是用这种科学的、学者式的角度审视历史的。冯·兰克及其支持者所践行的实证主义史学由于研究方法所限，欠缺关于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的人类维度，这个缺口只有得益于小说的想象力方能填补。艾亨鲍姆总





结说，托尔斯泰认为历史只能通过艺术有效地进行教授，他援引托尔斯泰在1870年笔记中的话：“历史艺术，像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一样，不是宽泛的，而是纵深的；其研究对象可以囊括整个欧洲的生活情况，也可以聚焦于16世纪一位农民的一个月生活。”⁴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并不尝试呈现对1812年战争的完整记录，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不能将小说中虚构的世界等同于基于历史文献的事件记录，而托尔斯泰认为后者应由历史学家负责提供。《战争与和平》的读者可以思考一下，与兰克式的研究方法相比较，托尔斯泰对历史的艺术处理在何处更有优势，在何处则稍逊一筹。

托尔斯泰主观地使用自己的方式塑造《战争与和平》中的世界，排除了自己所不赞同的观点。亚历山大·马丁在第三章《1812年的莫斯科：神话与现实》中指出了《战争与和平》中的虚拟世界与1812年战役的历史事实不相符的重要方面。托尔斯泰采用上层阶级的视角对莫斯科的被占和焚烧进行描述，并没有使用普通市民的角度。后者作为早期的中产阶级，在其他有能力逃走避难的人纷纷离开之时留在了莫斯科，而他们对整个事件的回忆与托尔斯泰的描述迥然不同。托尔斯泰在书中所赞颂的原始力量对维护这部分人安全的法规和秩序造成了威胁，他们控诉贵族阶层抛弃自己，斥责农民劫掠城市，谴责这些人并没有像《战争与和平》所预想的那样重建城市。若想公正地看待当时的情形，托尔斯泰将不得不把他们关于混乱、肮脏和暴力的逼真描述纳入考虑的范围。

在第四章《战争中的法国人：论〈战争与和平〉对敌军的再现》中，艾伦·福勒斯特就一个托尔斯泰本人并未特意研究的视角进行了探讨，即书中的法国侵略者。并不出人意料的是，法国人与托尔斯泰对他们的再现一致，认为俄国人充满异域色彩——尽管也许有人会抗议小说中的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形象也被简单地类型化了。福勒斯特研究了托尔斯泰的写作素材来源的本质及其可靠性。这其中，占大多数的是回忆录，其优势则在于是亲历者